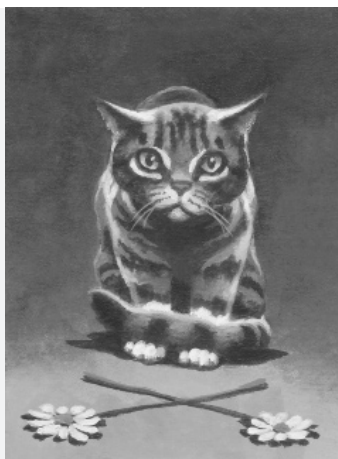


序章



雨 下個不停……叮叮咚咚地敲打在又黑又硬的轟雷路上，兩旁盡是兩腳獸打造的石頭

巢穴。有時候會冒出雙眼發出強光的怪物，從轟雷路上呼嘯而過，不然就是全身閃閃發亮的兩腳獸，他們縮起身子，匆匆走過。

兩隻貓沿著角落安靜地走過，他們緊靠著牆壁，因為那裡最陰暗。走在前面的是一隻瘦巴巴的灰色公貓，一隻耳朵像鋸齒的形狀，發亮的眼睛充滿警戒。因為雨水的關係，他的身體看起來很暗，而且滑不溜丟。

跟在他後面的是一隻高大的虎斑貓，濕淋淋的毛皮下方可以清楚看見強壯的肩膀和肌肉，正隨著他踏出的每一個步伐，有規律地起伏著。強光下閃閃發亮的琥珀色眼睛正來回張望著，防備隨時可能出現的偷襲。

他停在某個兩腳獸巢穴的幽暗入口，這裡可以多少避點雨。他大吼著，「到底還有多遠？這地方好臭！」

灰色公貓回頭看了他一眼。「就快到了。」

「最好是。」暗褐色的虎斑貓一臉不高興地慢慢往前走，而且不耐煩地抽動雙耳，想彈掉雨水。刺眼的黃色強光從他身上斜射而過，他嚇得身體一縮，一頭怪物咻地跑過轉角，濺起有兩腳獸臭味的髒水。他生氣地大吼，因為水弄髒了他的腳爪，而且濺到他身上。

他討厭兩腳獸地盤上的所有東西，包括腳下硬梆梆的地、怪物的臭味和坐在怪物肚子裡的兩腳獸、各種奇奇怪怪的噪音……最讓他生氣的是，如果沒有嚮導，他根本不可能活著來到這裡。這隻虎斑貓從來都不習慣依賴其他貓的幫忙。在森林裡，他熟悉每一棵樹、每一條河和每一個兔子洞。所有貓都承認他是四個貓族裡最強壯、最危險的勇士。但是在這裡，他簡直一點用也沒有。他覺得自己又瞎又跛，活像跟在母貓背後的小貓，只能無助地緊跟他的同伴。

但這一切還是很值得。虎斑貓的鬚鬚興奮地抽動，他正在進行一項計畫，可以把最痛恨的宿敵，變成一群自掘墳墓的無助獵物。等到野狗依照約定時間展開攻擊時，那些貓絕對想不到牠們是被故意引來的。如果計畫很順利，那麼這次深入兩腳獸地盤的冒險，就能帶給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

在前方帶路的灰貓沿著小路，穿過一處滿是怪物惡臭味的空地，地上的水塘在古怪的橘色強光下，反射出五光十色的漣漪。灰貓停在一條小巷子前，張開嘴，嗅聞空氣裡的味道。

虎斑貓也停下來，學灰貓張嘴；但才聞到兩腳獸食物的腐臭味，便厭惡地趕緊伸出舌頭舔了舔嘴巴。「就是這裡嗎？」他問。

「就是這裡。」灰色勇士緊張地回答。「可是——一定要記住我剛才跟你說的話。等一下

要見的是貓群的領袖，所以要表現得很有禮貌。」

「圓石，你難道忘了我是誰嗎？」虎斑貓往前逼近一步，居高臨下地瞪著他的同伴。

瘦弱的灰貓平貼兩耳。「沒有啦，虎星，我怎麼會忘記；但你畢竟不是這裡的族長。」

虎星咕噥著，「少囉唆，快走！」他大吼。

圓石轉進巷子裡，但才走幾步路就停了下來。這時候一個巨大的身影從他們前方陰森森地逼近。

「誰？」一隻有寬大肩膀的黑白花貓從陰暗處走了出來，毛髮被雨水打濕而貼在身上，更顯得他虎背熊腰。「報上名來，我們可不喜歡有陌生的傢伙出現在這裡。」

「你好啊，骨頭。」灰色勇士鎮定地喵了一聲。「還記得我嗎？」

黑白花貓眯起眼睛，沉默了一會兒。「是圓石嗎？」他終於想起來了。「你不是說要去森林裡過好日子嗎？怎麼又回來了？」

他往前逼近一步，但圓石忍著不動，伸出爪子抓著坑坑洞洞的地。「我們想見鞭子。」

骨頭哼了一聲，有點輕蔑又有點嘲弄。「我不覺得鞭子會想見你。和你在一起的又是誰？我不認識他。」

「我叫虎星，來自森林，想跟你們的領袖說幾句話。」

骨頭綠色的眼睛來回盯著虎星和圓石。「你們找他有什麼事？」他質問。

虎星的琥珀色眼睛閃閃發亮，就像地上被水浸濕的小石子所折射出來的兩腳獸強光。「我要直接跟領袖談，不是邊界守衛。」

骨頭氣得豎起一身的毛，露出爪子，這時圓石趕緊衝到他們中間打圓場。「還是讓鞭子聽這件事好了，」他堅持，「因為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骨頭遲疑了一會兒，最後讓路，同意讓圓石和虎星過去。他帶著敵意地怒視他們的身影，但不再吭聲。

如今變成虎星走在前頭。他小心翼翼地走著，後面的光影漸漸消失，兩邊隱約可以看到瘦巴巴的貓正在垃圾堆後方悄悄潛行，發亮的眼睛緊盯兩名闖入者。虎星全身繃緊，因為要是這場會面出了任何差錯，他恐怕得靠自己殺出重圍。

一座高牆橫在巷底，虎星四下張望，尋找兩腳獸地盤上的貓領袖。他以為會見到一隻比骨頭還要壯碩的動物，但目光卻瞥見一隻體型很小的黑貓，蹲伏在某個陰暗的出入口。

圓石推推他，朝那隻黑貓的方向擺擺頭。「鞭子在那裡。」

「那就是鞭子？」滂沱大雨中，虎星懷疑地說。「他長得比我們的見習生還小。」

「小聲點！」圓石眼裡閃過一絲恐懼。「在這裡跟在我們那裡不一樣，他們的領袖只要一聲令下，這些貓隨時可以宰了我們。」

「看來我有訪客呢。」黑貓的聲音尖銳高亢，像冰塊裂開來的聲音。「沒想到還會再見到你，圓石。我聽說你已經去森林裡逍遙了。」

「是的，鞭子，我是回去了。」圓石回答。

「那你回來這裡幹嘛？」鞭子的聲音隱約帶著不高興。「難道你改變主意，又爬回來了？你以為我會歡迎你嗎？」

「不是的，鞭子，」圓石緊盯黑貓那雙冰冷的藍眼睛。「我在森林裡過得很好，那裡有很多獵物，也沒有兩腳獸……」

「你不必來這裡跟我炫耀森林裡有多美好，」鞭子輕彈尾巴，打斷他的話。「森林是給松鼠住的，不是給貓住的。」他眯起眼睛，顯然不大高興。「你到底有什麼事？」

虎星上前一步，將灰色勇士推到一旁。「我是虎星，影族的族長。」他大聲地說。「我有一個計畫想跟你商量一下。」



第一章

淺

淡的光影穿過光禿禿的林間，火心正將他的族長拖回最後的安息地。他用牙齒緊

咬住她的頸背，重新走回這條小徑，勇敢的雷族戰士不久前就是靠這條小路把野狗群引進深谷，讓他們墜下深崖。他的動作有點不靈活，因為突然明白藍星已經死了，這個可怕的事實讓他有些發昏。

沒有了族長，整座森林似乎也變得不一樣了，甚至比他當年以寵物貓的身分第一次進到森林裡探險的感覺還要奇怪。

一切都變得很不真實，就連樹木和石頭都可能在下一秒消失似的。一種奇怪的安靜氣氛包圍了過來。儘管他用僅剩的理智告訴自己，那是因為所有獵物都被那群橫衝直撞的野狗給嚇跑了，但悲傷不已的他也覺得，這可能是因為整座森林都在為藍星哀悼。

他不斷地回想起在峽谷的那一幕。他彷彿又看見那隻帶頭的野狗淌著口水、尖牙幾乎咬

上他的頸背；他還記得藍星當時突然衝了出來、撲上那隻野狗，拿自己當餌，誘牠衝向峽谷邊緣然後失足掉下懸崖、落進河裡。

一想到他也跟著跳進那冰到骨頭裡的河水去救族長，身體便忍不住發抖起來。他們根本游不上岸，幸好河族的兩位戰士，霧足和石毛，願意幫他們一把。

最糟糕的是，想到當時他挨著族長蹲坐在岸邊，發現她是為了救他和整個雷族才犧牲了性命，他就覺得既錯愕又不敢置信。

在霧足和石毛的幫忙下，他終於有辦法將藍星的屍體扛回家。一路上，他不斷停下腳步，嗅聞空氣中的味道，以確定附近是否還有野狗。他已經先派他的朋友灰紋去查看小徑兩邊的領土，確定沒有雷族貓曾被衝向峽谷的野狗給逮到。還好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發生這種事。

火心避開刺藤叢，再次將族長的屍體放下來，然後抬起頭大口嗅聞空氣，還好森林裡只有族貓的味道。過了一會兒，灰紋在枯萎的蕨葉叢附近現身。

「火心，一切都沒問題。」他回報。「只有一堆矮樹叢被踩斷而已。」

「很好，」火心喵了一聲。他充滿希望地想，顯然那些沒掉進深谷的野狗，已經慌張地逃走了，森林裡又只剩四大部族。他的部族已經度過三個可怕的夜晚，竟然在自己的領土上被當成獵物；但還好他們都熬過來了。

「我們繼續走吧，在大家回來前，我得先確定營地是安全的。」

他和河族戰士再度扛起藍星的屍首，穿過樹林，火心在通往營地入口的山谷上停了下來。這時他想起今天早上，他和他的戰士曾一路追蹤虎星為了誘引野狗到雷族營地，沿路丟棄的兔

子屍體，結果他們在路的盡頭找到了貓后斑臉的屍體。虎星殺了她，是要讓那群野狗嚐嚐貓血的滋味。如今一切似乎都已經結束了。火心再度嗅聞空氣，營地裡只有貓的氣味。

「你們在這裡等一下，」他喵了一聲。「我進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去。」灰紋也立即提議。

「不必了，」石毛開口。他彈彈尾巴，擋住灰色戰士的去路。「就讓火心自己去吧。」

火心感激地看了河族副族長一眼，便往山谷下方走去。他豎直耳朵，小心地傾聽前方的可能動靜。但森林裡卻安靜得不得了。

他穿過金雀花隧道進入空地前，先停下腳步，小心翼翼地環顧四周。他擔心可能還有野狗留在附近，或是虎星已經派影族戰士占領了這塊營地。但四周靜悄悄的，眼前荒涼的景象看得火心寒毛直豎，但還好眼前沒有任何威脅，也沒有野狗或影族的氣味。

為了確定營地安全無虞，他很快檢查了一下每個洞穴和育兒所。往事一幕幕浮現心頭……他還記得當他告訴族貓有野狗來襲的消息時，他們臉上不解的神情，還有當他在林間驚慌竄逃時，那隻野狗領袖的呼吸就噴在他身上的恐怖記憶。

火心站在高聳岩下方，聽見風在林間低語，不免想起以前虎星曾站在這裡，厚顏無恥地面對發現他背叛事實的族貓們。當時虎星發誓要報仇，要他們為放逐他而付出代價。火心相信這次野狗攻擊雷族的殘暴行為，絕不會是他最後一次的復仇行動。

最後，火心謹慎地穿過蕨葉隧道，來到煤皮的洞穴。只見巫醫的藥草整齊地排放在岩壁旁，歷歷在目的記憶再度朝他襲來。在煤皮之前，斑葉和黃牙都曾是雷族的巫醫，火心很愛她

們，一想到她們就覺得感傷。現在連族長也死了，兩種悲痛的心情交織在一起。

藍星死了。他默默跟她們說：現在她是不是也和妳們在一起，都在星族呢？

他沿著蕨葉叢往回走到山谷上，灰紋站在那兒守衛，霧足和石毛則在旁看守族長的屍體。

「都沒問題。」火心大聲地宣布。「灰紋，你現在去陽光岩通知大家，藍星死了。除此之外，什麼也別說，等我見到他們，再跟他們解釋清楚。現在只要讓他們平安回家就行了。」

灰紋的黃眼睛一亮。「我立刻去，火心。」他轉身穿過樹林，往陽光岩的方向衝去。那裡是野狗沿著血跡進攻營地時，雷族的臨時避難所。

蹲在藍星屍體旁的石毛發出了有趣的喵喵聲。「灰紋的心究竟向著哪一族，實在很明顯。」他下了個結論。

「是啊！」霧足同意。「大家都知道他不會待在河族的。」

灰紋的小貓是和河族的貓后所生的，曾有一陣子灰紋跑到河族和他們住在一起，但他的心卻從來沒離開過雷族。當他被迫與他原本的族貓作戰時，他做了選擇，救了火心一命，於是河族的族長豹星決定驅逐他。火心事後回想起來，其實放逐反而促成了這位灰色戰士回到真正屬於他的地方。

火心向河族戰士點頭示意，三隻貓兒於是再度扛起藍星，將她搬下山谷，進入營地。他們最後把她放在高聳岩下的洞穴裡，她會一直待在這裡，直到所有族貓都來向她告別後，才會以最尊榮的方式予以埋葬。這是這位情操高尚的族長應得的禮遇。

「謝謝你們的幫忙，」火心對河族戰士喵喵說道。他知道他接下來要說的話，意義重大，

因此他遲疑了一會兒，才又開口：「你們願意留下來，參加藍星的葬禮嗎？」

「你太客氣了。」石毛回答。他很驚訝火心竟然願意讓別族的貓參加這種私密的儀式。「可惜我們有任務在身，必須回去了。」

「謝謝你，火心。」霧足說：「你的邀請，我們心領了。但如果我們留下來，你的族貓恐怕會覺得奇怪；他們並不知道藍星是我們的母親，不是嗎？」

「是不知道，」火心告訴她。「只有灰紋知道，但虎星曾偷聽到你們和藍星的談話……就在河邊。所以你們必須有心理準備，以免他在下次大集會時揭開這個祕密。」

石毛和霧足互看了一眼，然後石毛站起身來，藍色的眼睛裡毫無懼色。

「虎星要說就隨他說吧，」他喵聲回答。「我今天就會親自告訴河族，我們並不以自己的母親為恥。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族長——而我們的父親也是一位偉大的副族長。」

「沒錯，」霧足附和他。「所有的貓都同意這一點，即便是不同部族的貓。」

他們的勇氣與決心，讓火心再次想起他們的母親藍星。當年她把他們交給了他們的父親——河族的副族長橡心，所以這兩隻貓一直以為他們是在河族出生的。起先他們知道真相時，很恨藍星，可是今天早上，當她躺在河邊時，他們早就打從心底原諒她了。

悲痛中的火心從他們的話裡，知道他的族長已經得到孩子們的原諒，覺得很欣慰。部族裡只有他知道藍星的心事，看著自己的孩子，在別的部族長大，那種痛苦曾不斷啃蝕她的心。

「真希望我們能多瞭解她一點。」石毛感傷地說，彷彿能讀懂火心的心思似的。「你很幸運，能和她一起生活，擔任她的副族長。」

「我知道。」火心難過地低下頭，看著僵躺在沙地上的灰色母貓。藍星的靈魂已經歸天，追隨星族去了，留下來的身軀看起來既瘦小又無助。

「我們可以和牠單獨道別嗎？」霧足試探性地問。「只要一會兒就好了。」

「當然。」火心回答。他慢慢走出洞穴，留下石毛和霧足，讓他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和他們的母親分享舌頭。

他繞過高聳岩，聽見有貓穿過金雀花隧道的腳步聲。他趕緊衝過去，只見霜毛和斑尾正怯生生地走進空地。他們在隧道裡猶豫徘徊，不敢冒然前進。蕨毛和金花也帶著同樣小心翼翼的態度跟在後頭。

火心看見他的族貓竟然會如此害怕自己的家園，只覺得心痛。他睜大眼睛，努力搜尋其中一位戰士——沙暴，那是他至愛的淡薑黃色母貓；他必須確定她把野狗誘出營地後，依舊安然無恙。

之後火心看見他的外甥雲尾了，這隻白色的戰士正細心地護送無容回來。無容在野狗攻擊營地前，曾受了重傷。煤皮跟在他們後面，嘴裡叼著藥草，一跛一跛地穿過入口走進來。棘掌和褐掌急忙擠過她身邊，衝到最前面來；他們是新加入的見習生，也是虎星的孩子。

火心終於看到沙暴了，她挨著柳皮慢慢地走進來。柳皮的三隻小貓在他們身邊跳來跳去，完全不知道族裡剛剛遭遇了什麼危險。

火心朝沙暴跑過去，發出開心的呼嚕聲，並用鼻子抵住她柔軟的毛髮。淡薑黃色的戰士不斷舔著他的耳朵，他抬頭看她，只見她的綠眼睛充滿溫暖的光芒。

「我好擔心你，火心。」她低聲說，「真不敢相信那些野狗竟然有那麼大，嚇死我了。」

「我也是啊！」火心承認。「我一直在等妳回來，真怕牠們抓到妳。」

「抓到我？」沙暴把他推開，尾尖不斷抽動，火心以為他又惹她生氣了，直到看見她的眼神發亮，才知道自己多慮了。「火心，當我在森林裡奔跑時，心裡只想到你和雷族；我覺得我跑起來就像星族一樣快。」

她緩步走到空地中央，環顧四周，一臉凝重。「藍星呢？灰紋說她死了。」

「沒錯。」火心回答。「我想救她，但她掉進河裡太久。屍體就放在族長窩裡。」他猶豫了一會兒，才又說：「霧足和石毛現在和她在一起。」

沙暴轉向他，不安地豎起全身的毛。「我們營裡有河族貓，為什麼？」

「是他們幫我把藍星從河裡拖上來的，」火心解釋，「而且……她是他們的母親。」

沙暴愣了一下，兩眼瞪得斗大。「藍星？怎麼可能……」

火心用鼻子抵住她，打斷她的話。「我晚點再告訴妳，」他答應她，「現在我得先確定族貓們全都安全到家。」

在他們說話的同時，其他族貓也陸續從金雀花隧道現身，開始圍著火心和沙暴三三兩兩地坐下。火心看到蕨掌和灰掌，他們是率先誘引野狗追出營地的兩位見習生。「你們兩個做得很好！」他說。

年輕的貓兒發出得意的呼嚕聲。「我們照著你的吩咐躲在榛木叢底下，一看見野狗就跳出來。」灰掌說。

「沒錯，我們知道一定得把牠們引開營地。」蕨掌打斷他的話。

「你們兩個都很勇敢。」火心誇獎他們，再次想起斑臉跛行的身影。斑臉是他們的母親，被虎星給殺了。「我以你們為傲……你們的母親也會以你們為傲的。」

灰掌的身體不由得發抖，看上去就像隻脆弱的小貓。「當時我嚇壞了，」他這麼承認，「如果早知道野狗是長那個樣子，恐怕就沒勇氣了。」

「我們也很害怕。」塵皮出現，一邊輕舔著蕨掌。「我這輩子從沒跑得這麼快過，你們兩個表現得太好了。」

儘管他同時讚美自己的兩個徒弟，但那雙炙熱的目光一直停在蕨掌身上。火心差點笑了出來，這隻黑棕色虎斑貓喜歡他的女兒習生，早就不是什麼祕密了。

「你也做得很好，塵皮，」火心喵聲說道。「族貓都欠你們一份情。」

塵皮看著火心好一會兒，才微微點頭表示敬意。等他轉身要走時，火心看見雲尾正小心帶著無容過來，於是他攔下他們問：「妳還好嗎，無容？」

「我很好，」年輕的母貓回答，不過她另一隻完好無缺的眼睛卻緊張地四處張望。「你確定這裡已經沒有野狗了嗎？」

「我親自檢查過營裡的每個角落了。」火心告訴她，「完全沒有野狗的蹤跡。」

「她在陽光岩的表現很勇敢，」雲尾喵聲說，鼻子輕觸無容的肩膀。「她一直幫忙我在樹上監看。」

無容很開心地說：「我的視力不像以前那麼好，不過聽覺和嗅覺都不錯。」

「做得好！」火心喵聲說。「你也是，雲尾，我知道我可以信賴你。」

「他們都做得很好。」那是煤皮的聲音，火心轉身看見她一跛一跛地往他這兒走來，後面跟著鼠毛。「就算聽到野狗狂吠，我們也表現得很鎮定。」

「大家都沒事吧？」火心焦急地問。

「他們都沒事。」巫醫的藍眼睛裡有欣慰的神色。「只是鼠毛在逃離野狗時，不小心傷到了爪子，其他貓都很好。走吧！鼠毛，我來幫妳敷藥。」

火心看著她們走遠，這時白風暴突然出現在他身邊。「我能跟你私下說句話嗎？」

「當然可以。」

「我很抱歉，」白風暴一臉悲痛。「當初我們逃離的時候，你要我好好照顧藍星；可是她趁我不注意時跳下陽光岩；她會喪命都是我的錯。」

火心眯起眼睛，看著眼前這位年老的戰士。這是他第一次注意到白風暴有多蒼老。雖然白風暴是雷族裡最資深的戰士，平常看起來也總是那麼強壯威武，白色的毛光滑服貼，但此刻的他看起來，卻比今天早晨離開營地時老了許多。

「你別自責了。」火心堅定地說，「就算你注意到她不見了，也沒有辦法。她是你的族長——你總不可能叫她乖乖聽話，待在你身邊吧？」

白風暴眯起眼睛。「那時我也不敢派別的貓去追她——到處都是野狗。我們只能坐在樹林裡的陽光岩附近等待，到處都是狗叫聲……」他突然打了一陣冷顫。「我應該想想辦法的。」

「你已經盡力了。」火心告訴他。「你待在族貓身邊保護他們的安全，藍星自己做了決

定，是星族要她犧牲生命來拯救我們。」

白風暴輕輕點頭，但眼神仍充滿困惑。他低聲說：「是啊，雖然她已經不再相信星族了。」

火心很清楚這是為什麼，藍星生前那幾個月，已經對星族失去了信心。她發現虎星背叛了雷族，於是開始相信自己必須向戰士祖靈宣戰。幸好在煤皮的刻意掩護下，火心和白風暴才沒讓其他族貓發現族長出了問題。不過火心很清楚，藍星在死前已經不那麼想了。

「不，白風暴，」火心回答，他很慶幸自己還能說些安慰這位老戰士的話。「藍星死前已不再質疑星族了，她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她已經恢復理智，重拾對星族的信心。」

白風暴原本悲痛的神情，終於出現一絲喜悅。他低頭表示瞭解。火心知道藍星的死，對他有很大的打擊，畢竟他們是老朋友了。

其他族貓陸續走了進來，圍著火心坐下。他看見他們臉上還帶著害怕的神情，對未來感到惶惶不安。於是他先穩住自己的心緒，知道自己有責任安撫他們。

「火心，」蕨毛有些猶豫地問，「藍星真的死了嗎？」

火心點點頭，「沒錯，她……死了；她是為了救我和我們的族貓才犧牲自己的。」他本來以為他會哽咽到說不下去，但他強忍住悲傷，吞吞口水，繼續說道：「你們也都知道，最後一個等在小徑上，要把野狗引進峽谷裡的貓是我。當時虎星突然撲向我，把我打倒在地，好讓野狗的領袖追上我。牠本來可以殺掉我，讓野狗在森林裡大開殺戒，還好藍星救了我。她突然衝

向那隻野狗，就在峽谷邊……然後他們倆就一起跌下去了。」

他看得出悲傷的氣氛在族貓之間蔓延開來，彷彿寒風橫掃過森林。

「然後呢？」霜毛靜靜地問。

「我也馬上跟著她跳了下去，但我救不了她。」火心閉上眼睛，那翻騰洶湧的河水還歷歷在目。當時他使盡力氣，想把族長拉出水面。

「還好有河族的霧足和石毛，在我們被衝出峽谷時趕來幫忙。」他繼續說，「當我們合力把藍星拖出水面時，她還剩一點氣息，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她的第九條命已經用完，離開我們到星族那兒去了。」

貓群中傳出一聲哀嚎。火心知道藍星在很多貓出生前，就已經是族裡的族長了。如今失去她，彷彿四喬木裡的四棵大橡樹一夜間被砍光那樣。

他提高聲量，盡量穩住語調。「藍星沒有離開我們，此刻的她就在星族俯看著我們……她的靈魂永遠與我們同在。」或待在族長窩裡，他這樣想，和石毛、霧足一起分享舌頭。

「我現在想見藍星。」斑尾喵了一聲。「她在哪裡？在她的窩裡嗎？」她轉身往洞口走去，花尾和小耳跟在她身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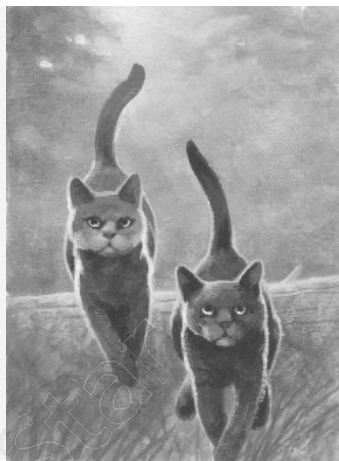
「我和你們一起去。」霜毛也跟著站了起來。

火心突然警覺到，他本來要給霧足和石毛更多時間，與他們死去的母親做最後的道別，但這時除了灰紋和沙暴之外，其他貓並不知道營地裡有兩位河族戰士。

「等一下……」他開口想要阻攔，急忙穿過貓群。

但來不及了，斑尾和霜毛已經來到族長窩的入口。她們一看見陌生的貓，立刻寒毛直豎，尾巴膨成兩倍大。霜毛威嚇地大叫：「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Morning Star



第二章

火心一衝進藍星的窩裡，斑尾立刻跳起來，轉身面對他。她氣沖沖地看著他。「這裡有兩隻河族貓，」她怒吼道：「他們正在羞辱我們族長的屍體！」

「不！……他們沒有！」火心大聲吼道：「他們有權利待在這裡。」

他突然發現其他的貓也都跟在他後面擠了過來。他聽見雲尾發出質疑的聲音，四周的怒吼聲瞬間響起。

火心轉身面對他們。「你們退後！」他命令道。「沒有關係的，霧足和石毛是……」

「你知道他們在這裡？」這是暗紋的聲音。這隻深色虎斑貓穿過貓群，走到火心面前，惡狠狠地瞪他。「你竟然敢讓敵營的貓進到我們營裡……而且還進到我們族長的窩裡？」

火心深吸一口氣，先穩住自己的情緒。他沒辦法相信這隻深色虎斑貓，因為當族貓們正

準備甩掉那群野狗時，他只想偷偷帶著虎星的孩子離開。雖然他發誓他不知道虎星想利用野狗來毀掉雷族，但火心並不相信。

「你忘了我剛才說的話嗎？」他問道。「是霧足和石毛幫我把藍星從水裡救上來的。」

「那是你自己說的！」暗紋啞了一口。「我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真是假？河族貓為什麼要幫雷族的忙呢？」

「以前他們就常常幫我們的忙。」火心提醒他。「上次火災過後，要不是河族收留我們，大部分的族貓恐怕都熬不過來。」

「那倒是真的。」鼠毛喵聲說。她和煤皮剛從巫醫窩裡出來，正巧聽見他們的爭執，於是上一步，站在暗紋旁邊。「不過也不能因為這個理由，就把他們留在族長窩裡，單獨和藍星在一起啊。他們到底在那裡做什麼？」

「我們正在向藍星致敬。」

石毛出聲為自己辯護。火心轉過頭去，只見河族副族長和霧足已經走到洞口。看來他們都被雷族貓的激烈反應給嚇到了，一發現自己被當成了入侵者，毛髮立刻豎得筆直。

「我們想和她道別。」霧足喵了一聲。

「為什麼？」鼠毛質問。

霧足對黑棕色的母貓說：「因為她是我們的母親。」一聽見這句話，火心的胃部一緊。

現場一片寂靜，只聽見營地附近的黑鳥在叫。火心看見他的族貓神色驚慌、眼裡充滿敵意，情緒顯然亂到了極點。他望著沙暴，而她也一臉詫異，彷彿很意外火心竟是在這種情況

下，讓族貓們知道族長的祕密。

「你們的母親？」斑尾氣呼呼地斥責，「我才不相信！藍星絕不可能讓她的孩子在別族裡長大。」

「不管妳信不信，這都是真的。」石毛反駁。

火心上前一步，彈彈尾巴，警告石毛不要再說了。「這件事我來處理就好了，你和霧足可以走了。」

石毛向他微微點頭致意，便領著霧足穿過貓群，走向金雀花隧道。雷族貓雖然讓開一條路給他們過，但卻傳出一兩聲憤怒的嘶吼。

「我代雷族謝謝你們。」火心在他們身後喊著，聲音輕輕飄盪在高聳岩下。

霧足和石毛沒有回答。他們甚至沒有回頭，便消失在金雀花隧道了。

火心身上的每根毛都豎了起來，他好想轉身逃跑，不想面對這個沉重的責任。藍星將自己的孩子交給別族撫養……這件塵封已久的祕密，如今就要揭開了。他多希望能有更多時間想想該怎麼說，不過他也知道，這件事最好還是由他親口告訴大家，而不是在下次大集會時，從虎星的口中聽到。身為族裡的領袖，他必須面對這個問題，不管他有多不願意。

他朝煤皮點點頭，然後跳上高聳岩。他不需要再召集族貓了，因為他們本來就聚在下方，翹首等待他的解釋。這時的火心覺得自己幾乎不能呼吸，也沒辦法開口說話。

他清楚看到他們臉上的憤怒與質疑，也聞得到他們身上傳出來的恐懼氣味。暗紋正眯起眼睛，等著看好戲，彷彿已經想好以後要怎麼告訴虎星似的。火心很清楚，虎星其實已經知道這

件事了，他聽到奄奄一息的藍星在河邊對她的孩子們所說的話。不過那位影族族長肯定會很高興知道，雷族因為這個消息崩潰，還有他，火心，領導無方的笑話。想必他一定會利用這個機會再次報復雷族，竭盡所能地搶回他的孩子棘掌和褐掌。

於是火心深吸一口氣，開口說道：「沒錯，霧足和石毛的確是藍星的孩子。」他盡量保持冷靜地說，暗自祈禱星族能保佑他別說錯話，別讓族貓棄藍星而去。「河族的橡心是他們的父親。孩子出生後，藍星把他們交給他們，帶回河族撫養。」

「你怎麼會知道？」霜毛吼道。「藍星才不會做這種事呢！如果這是河族貓說的，一定是他們在撒謊。」

「是藍星親口告訴我的。」火心回答。

他直視著這位眼神裡充滿憤怒的白色母貓。她咬著牙，不敢公然指控他撒謊。「你的意思是，藍星是背叛者囉？」她嘶聲吼道。

有一兩隻貓兒發出抗議聲，霜毛立刻轉過身來，毛髮直豎。這時白風暴站了起來，看著霜毛。雖然這位資深戰士也是一臉震驚，但聲音卻很鎮定。「藍星一直對部族很忠誠。」

「要是她這麼忠誠，」暗紋打斷他的話，「為什麼要讓別族的貓當她小孩的父親呢？」

火心知道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不久前，灰紋也曾曾在河族那裡找到他的另一半；如今他的孩子也都在那裡成長。當初雷族貓聽到這件事時，一樣很反感，灰紋一度以為他再也無法待在自己原本的部族裡。後來他雖然回來了，但有些貓兒就是不喜歡他，甚至懷疑他的忠誠。

「事情是這樣的，」火心回答。「小貓出生的時候，藍星本來要自己撫養，讓他們成為雷

族的戰士，只是……」

「我還記得那兩隻小貓。」這次是小耳打斷他的話。「他們在育兒所裡失蹤了，大家都以為是狐狸或獾抓走了他們，當時藍星幾乎快崩潰了。難道你的意思……這全是一場騙局？」

火心低頭看著那隻灰色的老虎斑貓。「不是的，」他堅定地回答：「藍星失去孩子時，確實痛不欲生。可是為了做好雷族的副族長，她必須選擇放棄他們。」

「你是說，她情願拋棄自己的孩子，也要達成自己的野心？」塵皮問道。這位黑棕色戰士的語氣是疑惑，而非憤怒，彷彿他無法理解一向睿智的族長，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不是的，」火心告訴他。「她這麼做，是因為部族需要她。她把雷族放在第一位……她一向如此。」

「這是真的，」白風暴低聲同意。「在藍星的心目中，沒有什麼事情比雷族更重要。」
「霧足和石毛也以她為榮——一直如此。」火心繼續說，「我們也應該這樣。」

他好不容易鬆了一口氣，因為不再有族貓發出質疑，雖然緊張的氣氛並未完全消褪。鼠毛和霜毛正在低聲交談，不時懷疑地盯著他。斑尾揚起尾巴，緩步走上前去加入她們。至於白風暴則在族貓之間穿梭，顯然正在說服他們相信他的話。小耳則是不斷點頭，似乎頗能認同藍星當初的痛苦抉擇。

在這片嗡嗡的低語聲中，突然傳來一個聲音。「火心，」褐掌尖聲地問：「你要當我們的族長嗎？」

火心還來不及回答，暗紋便跳了起來：「讓一隻寵物貓當我們的族長？有沒有搞錯啊？」

「這不重要，暗紋。」白風暴不客氣地說。他提高聲量，蓋過沙暴和灰紋的驚訝聲。「火心是副族長，他繼承藍星接任族長，本是天經地義的事。」

火心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他肩上的毛原本已經豎了起來，此刻卻故意放鬆自己，讓毛平順下來。他不想讓暗紋看見他已經被激怒了，但也無法忍受他們對他的質疑。當初是藍星親自挑選他擔任副族長的，雖然當時她被虎星的背叛給氣得多少失去了理智，族貓們也被那場遲來的儀式給嚇了一跳；可是難道這樣就表示他沒有資格領導雷族嗎？

「可是他是寵物貓！」暗紋抗議，他那雙黃眼睛不懷好意地瞪著火心。「他的身上都是兩腳獸和他們巢穴的臭味，難道要這種貓來當我們的族長？」

火心氣炸了，他六個月大時就和雷族生活在一起了，但暗紋總是想盡辦法提醒他，他不是
在森林裡出生的。

他真的很想跳下來，把爪子狠狠戳進暗紋的皮肉裡，但這時金花站了起來，大步走向前，面對那位深色戰士。「你錯了，暗紋，」她生氣地說，「火心有多少次證明了他對雷族的忠心？就算是族裡出生的貓也不見得比得上他。」

火心感激得朝她眨了眨眼，沒想到竟然是金花挺身為他說話。其實她也知道，火心一直很擔心她的孩子棘掌，以後會變得像他的父親虎星一樣危險；他雖然收棘掌當見習生，也不表示他對那隻年輕的貓兒放心。金花非常清楚這一點，她極力保護自己的孩子，不讓火心對他們做出任何在她看起來不公平的事。所以此刻她會這樣挺身而出、幫他說話，讓火心驚訝極了。

「火心，你別理暗紋。」蕨毛也附和金花的話。「這裡的每隻貓都希望你擔任族長，除了

他以外。你是最適合接任這個職務的貓。」

高聳岩下方的貓群全都發出同意的聲音，讓火心感動不已。

「而且我們憑什麼違抗星族的旨意？」鼠毛補上一句，「副族長本來就是族長的繼任者，這是戰士守則的傳統。」

「何況，火心知道的事情似乎比你多哦。」灰紋嘶聲說道，很不屑地用尾巴輕彈暗紋。他和火心一樣，很清楚這傢伙在野狗群攻擊之前，早已和虎星密謀過了。

火心舉起腳掌，要他的朋友別再說了，然後才向所有族貓說道：「我答應你們，我這一生都會貢獻給雷族，盡力做好雷族族長的工作。我相信在星族的協助下，我會做到的。」

他不自覺地望向沙暴，只見她露出以他為傲的表情，心底不免覺得暖洋洋的。

「至於你，暗紋，」火心啐了一口說道，完全不想掩飾自己的憤怒。「如果你不想聽命於一隻寵物貓，那麼要走要留，隨你決定。」

深色戰士快速地揮動尾巴，兩眼瞪著火心，一臉恨意。火心很清楚，如果當初我沒進到森林，虎星現在就是族長，而你當然就是副族長了。

他從來沒想過要跟暗紋撕破臉，但這次是他自找的。儘管雷族不能再失去任何一名戰士了，火心卻希望暗紋真的照他說的話做，選擇永遠離開雷族。不過他也知道，暗紋肯定會直接去影族那裡投靠虎星。火心告訴自己，把敵人拆開或許會比較好一點。暗紋若是留在雷族，威脅應該會比較小，至少可以隨時監視他。

這位黑灰色戰士又瞪了他好一會兒，才轉身驕傲地離開。但他不是走向金雀花隧道，而是

消失在戰士窩裡。

「好了！」火心提高聲量，轉身面對其他族貓。「今晚我們要為藍星哀悼守夜。」

「等一下！」雲尾站起身，尾巴也膨了起來。「我們不攻擊影族嗎？是他們殺了斑臉，還把野狗群引進我們營裡——你們難道不想報仇嗎？」

他生氣得豎起一身的毛。雲尾剛到雷族時，還是隻無助的小貓，當時是靠斑臉的細心照顧，才得以平安長大。可是火心知道：現在不適合攻擊影族。

雲尾剛說完，貓兒們便跟著鼓譟起來，紛紛表示贊同；但火心卻用尾巴示意他們冷靜下來。「不行，」他喵道：「現在不是攻擊影族的時候。」

「什麼？」雲尾不可置信地望著他，「你就這樣放過他們？」

火心深吸了一口氣。「影族沒有殺斑臉，也不是他們引野狗來的，這一切都是虎星在背後搞鬼。小徑上的每隻死兔子都沒有其他貓的味道，只有他的。我們甚至不確定影族知不知道，他們的族長幹了什麼好事。」

雲尾不屑地冷哼一聲。火心嚴厲地瞪著曾經是他的見習生的雲尾，希望他現在不要拿這件事為難他。他知道這一切其實都得歸咎於他和虎星之間的新仇舊恨，所以影族族長才會巴不得想一舉消滅雷族、將雷族占為己有。虎星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把野狗群引進營地，他真正的目標是火心。唯有殺了火心，他才算報了一箭之仇。他恨火心洩露他想謀殺藍星的計畫，害他被逐出雷族。

火心知道，他遲早都得獨自面對虎星，拼個你死我活。他暗自向星族祈禱，願那個時刻來

臨時，他能有足夠的力量與膽識去為森林除害。

「相信我，」他對著全體族貓大聲說道：「虎星會付出代價的，但雷族並不需要和影族開戰。」

火心鬆了一口氣，因為雲尾總算坐下來，雖然那雙藍眼睛裡依舊憤憤不平；他低頭在無容耳邊輕聲嘟囔。一旁的金花蹲伏下來，防備地用尾巴圈住棘掌和褐掌，彷彿他們還是小貓似的。她曾經要火心親口告訴她的小貓，虎星曾做過什麼，也一直很害怕族貓們會把他們父親的罪過怪到她孩子頭上。當火心決定不採取攻擊行動時，她顯然放心多了，而這兩名見習生也稍稍移動位置，不再挨著他們的母親。棘掌眯起琥珀色的眼睛，看了火心一眼。火心忍不住想，那眼神裡是否懷有恨意。

他暫時拋下棘掌的問題，把注意力放回貓群身上。營地裡的陰影愈來愈長，火心知道時間不早了，該是向他最尊敬的族長作最後一次道別了。「我們該去向藍星致意了。」他大聲宣布，「妳準備好了嗎，煤皮？」巫醫點點頭。「灰紋、沙暴，」火心繼續說，「你們去把藍星搬到空地來，好讓我們在星族的見證下與她分享舌頭。」

兩名戰士起身，消失在藍星的洞穴裡，不久後便扛著族長的屍體出來了。他們把她扛到空地中央，輕輕放在堅硬的沙地上。

「沙暴，妳先召集一支狩獵隊，」火心命令道，「等妳和藍星道別之後，就先出發去抓些獵物回來。鼠毛，等妳道別完後，也請妳組一支巡邏隊去蛇岩那裡巡邏影族邊界。我必須確定所有野狗都離開了，也沒有影族貓逗留在我們領土上。不過你們要小心點——千萬別冒險。」

「我會注意的，火心。」身形結實的黑棕色虎斑貓站了起來。「金花、長尾，你們要不要一起來？」

被她點名的兩隻貓，起身與她一起走向空地中央，和他們的族長做最後一次道別。接著是沙暴、塵皮和雲尾。煤皮站在藍星的前面，專注地望著那片靛藍色的天空。銀毛星群的第一批星星已經出現了。根據貓族的古老傳統，每顆星都代表一位戰士祖先的靈魂。火心很好奇，今夜的星空是否會因為藍星而再多出一顆星？

煤皮的藍眼睛裡有星族的奧秘在閃爍。「藍星是一位偉大的族長，」她喵地說。「謝謝星族讓我們曾經擁有她。她把一生都奉獻給了雷族，她的事蹟將永遠留傳在森林中。現在我們要恭送她的靈魂回到星族，願她在天上庇佑我們，一如生前那樣。」

巫醫說完，垂下頭表示敬意，族貓間開始響起輕柔的低語。奉火心的命令要出外巡邏的戰士們，如今都蹲伏在藍星的屍體旁，為她整理毛髮，並用鼻子輕抵她的身軀。過了一會兒，他們才起身後退，讓出空位，其他貓兒隨即補上，直到所有族貓都在儀式中與他們的族長分享過舌頭為止。

巡邏隊走了，其他貓也都安靜地回到自己窩裡，火心站在高聳岩下默默看著眼前一切。蕨毛離開族長的屍體後，火心上前攔住這位年輕的戰士。「我有個任務給你，」他低聲說，「幫我盯著暗紋。如果他打算穿過邊界去影族那裡，你一定要通報我。」

年輕的薑黃色公貓看著他，眼神顯得不安，但他知道他必須忠於新族長。「我會盡力的，火心，可是暗紋可能會不高興。」

「小心一點，他就不會發現了。不要做得太明顯。你可以找一、兩位朋友幫忙……鼠毛或是霜毛。」他見蕨毛仍有些遲疑，於是補充說：「或許暗紋並不知道野狗的事，但他肯定知道虎星在盤算什麼；所以我們不能信任他。」

「我也看得出來。」蕨毛回答，眼神仍有些困惑。「可是我們不能一輩子盯著他啊！」

「不會一輩子的，」火心向他保證。「只要暗紋能證明他究竟效忠哪一邊，這件事情就可以結束了。」

蕨毛點點頭，默默走回戰士窩。火心解決了這件事後，才穿過空地、走向藍星的屍體。煤皮仍坐在藍星前面，白風暴蹲伏在她身旁，低著頭，一臉哀悽。

火心向巫醫低頭致意，然後在藍星身邊坐定，仔細端詳她的臉，試圖尋找過去他所熟悉的她。但她雙眼緊閉，再也見不到那對亮如星火的眼眸，和那兩道令族貓敬畏的凜然目光。她的魂魄已經回到天上，與她的戰士祖靈們長相左右，共同庇佑森林中的族貓。

他輕輕碰觸族長柔軟的毛髮，感覺全身一陣暖洋洋的，好像又變成了蜷伏在母親身邊的小貓，好溫暖好安全。他暫時忘記了她垂死前帶給他的驚惶，也忘了自己剛扛起的重責大任。

請 們接她回到天上，火心向星族默默祈禱。他閉上眼睛，用鼻頭輕抵藍星的毛髮。請讓我有能力帶領她的族貓。